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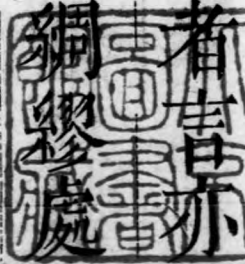
朱恒岳公事實下

時巡按貴州者爲人天馮公

諱晉卿

蜀人向中間

心疑撫非是及按黔見黔土奠安而公善後



置悉當始爽然曰人言不足信如此因執弟子禮甚

恭固辭之馮公曰先生固晉卿師也豈惟晉卿今天下人孰不當師先生而公亦最器馮公言吾仕宦半

天下所涉僚屬甚多年少風節矯矯而才又足幹天下事惟馮君耳及公棄世憑尸哭曰士爲知己用今

先生死吾將誰歸號泣不能止公遺命速歸馮公力爲經理資給未十旬卽抵家庚辰馮公卒京邸計至

山陰壺巖公見符公弦菴公爲位而哭之

牟康民於公卒之前一年亦不知所往一日致書言康民久處塵世恐墜劫緣故已棄人寰尋曠渺觀太宗師台造八月刻度不佳當請諸聖明優游綠野以樂餘年雖然戊寅之春于于徐徐反璞歸真矣公後屢遣石文林訪之竟不得或曰入秦或曰化去云此時公年已七十有二痰病時發屢至昏絕輕則二三時重則週時方甦告歸不允牟生已寓言書內見符公有牟生始末記

公沉毅詳審好大畧研學慮事皆務精實不尚浮夸性廉潔室無姬媵堂無翫好人服其介遇事明敏而有度量雖立矢石下軍書旁午從容晏笑應之各有條理居軍中久未嘗有記室章奏書檄皆身自爲之用兵謀定後進善出奇尤長於用謀諸將校或起卒伍或奮奴隸或由降苗公因材任使各當其用用法嚴犯者雖素所親愛必誅有功卽廝養卒亦不遺賞人樂爲之死御蠻苗一以恩信服則舍之未嘗妄殺一人遠人懷思相率親附水西旣定卽其地開荒屯種

凡闢田一十七萬五千畝足抵黔餉半年而所築城堡皆躬自相度每城署廨館驛銃砲俱備復時出慰勞飲食悉自給從者僅十六人諸將感奮咸身禱廨保中登登匪懈卒使千里危疆安於覆盂以故生則塗歌死則巷哭

公未棄世時思陵常題公姓名於屏欲內用不果後西事日急乃嘆息曰使朱燮元在事寧至此耶

謚典以國家多故未邀錫予朝右多以爲言後遂有謚公襄毅及忠定者云

附錄 勅制傳序

勅曰朕惟古之敬刑敬其期無刑之意也俗吏安知法意知法意者在碩儒朕故妙選而厚程之惟賢是叙焉爾大理寺署右寺副事評事朱燮元夙振藻詞筮官棘寺中惟察麗比在引經精微悉五聽之情平讞重一成之奏爰遷貳署遂最滿書朕甚嘉之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朕念郡國舞文害法命使者往平冤滯爾業已選行矣書不云乎開釋無辜亦克用勸惟爾慎罰以佐明德予則顯陟爾

萬歷二十三年右寺副恤刑山

西勅
命

制曰姑蘇郡匪直東南一都會也雄麗饒衍甲於天下
邇者耗亦芽矣自非茂行異等之士曷克勝其任而
愉快乎爾直隸蘇州府知府朱燮元學識宏深才謂
敏達掄英墀對筮仕棘評哲讞晉疆擢司吳郡爾精
心撫字雅意噢咻寓博大於精明吏治爲之蒸起伏
威嚴於愷悌民氓爲之又安古所稱德讓君子蓋庶
幾焉茲以歲閱奏最特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
於戲唐之韋白嘗守茲土以文采恬俗與山川爭媚
然使民同心嚮道猶未也朕所望於良二千石不止
此爾政已成務益浸以德化朕行陟爾懋哉

蘇州府知
府誥命

萬歷二
十九年

制曰薇省守臣鬯皇猷而表率臬臺使者肅吏治以澄
清若乃以岳牧而秉憲符且復以藩司而提文鑑實
惟鉅任尤藉長才績効旣彰褒旌宜亟爾廣東布政
使司右叅政兼按察司僉事管提學事朱燮元經傳
家學才擅國華甲第掄英棘曹展采姑蘇出守式稱
師帥之良東粵衡文允作譽髦之範爰以積資陟叅

政事更資夙望仍有菁莪乃能造士彌勤禋躬益毖
教非騰口圭璋不暴自珍指多象身桃李無言成徑
文章歸於爾雅道術賴以修明益培國家有用之才
而成風俗維新之象朕頃者嘉爾勞勩擢守領東茲
以覃恩用原銜授爾階中大夫錫之誥命於戲司牧
師保朝廷之付託並殷吏治文章臣子之勛猷兼茂
爾旣程衡蜚譽昭氷鏡於無私尚思屏翰收功靖海
氛於永謐庶展真儒之用益弘經世之謨光我訓詞

竚膺簡畀欽哉

萬歷三十四年右叅
政管提學事誥命

制曰二伯峙於周代古曰于旬七命列爲諸侯今之行
省若乃大藩簡畀播敷歷於累朝庶府告修選勤勞
於列牧功由閱著寵以曠滋爾四川布政使司左布
政使朱燮元蘊致崇深翼爲宏亮道德刑名其貫文
章綱紀攸司譽起平廷愛流偉郡秉漢節而宣風嶺
表氷衡拔海嶽之英自秦關而作屏劔南并絡奠華
陽之廣惟粵故稱輿術邇亦多艱承用兵採木之積
勞應悉賦援邊之大義而爾節舒有術綏輯惟仁厚
入政而遠邇柔能允矣虞廷之岳調四時而貨財蕃

阜居然天府之邦懋績方登慶恩宜被特授爾階通
奉大夫錫之誥命於戲蜀苦南人數爲方慝業資內
治稍鬯國威彼中惟鎮撫則無虞而塞上必徵求而
未已廟謨惟棘方任是咨爾烈孔揚卽崇膺乎節鉞
帝庸丕奮亦遄召於樞機爾其懋哉

泰昌元年左布政使誥命

皇帝勅諭巡撫四川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朱爕元土酋奢崇明父子狂背蓄謀叛目樊
龍等乘機倡亂戕殺文武多官攻掠州縣薦逼會城
勢甚猖獗目前拯急事宜如督派見在兵丁固守城池

檄催各路道將集兵進援嚴行所在有司飭脩城守
及毆勦乘機亂民收復攻剋州縣一切捍禦勦除聽
爾便宜行事石柱土司秦良玉徵調屢煩忠勇素篤
一聞逆釁倡義先驅宜重加獎賞有功優叙所需兵
餉亟與協濟毋致匱乏其該省并湖廣雲貴撫慰招
討長官各司世受國恩人懷忠義會同各該巡撫官
獎率赴調協助王師分布犄角或控扼要害或直搗
巢穴查照功次破格陞賞其餘脅從觀望開示逆順
諭以禍福令各從征自效在籍文武鄉官有能收召

土漢義兵討叛復城者假以事權一面奏請錄用該省武備久弛人心易搖變起倉皇戡定宜速新設總督重臣及贊畫總兵各官星馳任事爾授巡撫重寄一方專責兵餉事宜具載勅書務須殫心調度宣布德威殲逆靖民平定封域用副諉任至意欽哉故諭

天啟元年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勅諭

皇帝勅諭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朱爕元朕以奢安二酋聲勢相倚據險爲難必分道進攻方可取勝茲特命爾總督四川兼制湖廣荆岳鄖襄四府并陝西漢中一府軍務策應緩急督理糧餉兼巡撫四川等處地方討平藺賊一應戰守機宜悉聽便宜區畫各該撫鎮布按都三司副叅遊守等官并所轄境內土司衛所土漢官兵俱聽節制調度如武官有臨陣逗留退縮僨事者總副叅遊先取死罪招繇令其戴罪殺賊都指揮以下悉以軍法從事卽文職中有貪酷不職阻撓軍務者四品以上指實叅究五品以下竟自拏問其境內土司有忠順效力聽爾便宜破格獎勵如或負固恃強讎殺構亂及與逆賊通

謀不法卽相機征勦毋令滋蔓事關黔省與雲貴總督同心協力彼此應援不得自分畛域致悞事機合用錢糧已經戶部設處如有不敷聽於所轄地方支用具奏銷算爾向者垂障保城宜力盡瘁今承茲重任當益竭新猷用成前績以副朕簡用至意欽哉故

諭

天啟二年兵部左侍郎總督三省勅諭

制曰司馬職專九伐恒整旅以戒不虞建牙遠在一方藉觀兵而耀厥德矧西陲天險劍氣雲屯惟釁起於非常乃功高於獨障卽懋廓清之烈宜申綸綍之褒

爾總督四川兼制湖廣荆岳鄖襄四府陝西漢中一府軍務策應緩急督理糧餉兼巡撫四川等處地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朱燮元博大端凝其品轉旋掀揭之才繇棘寺以牽絲歷奉藩而陳臬清則一琴一鶴重可左投右投爰晉轄於巴川值徵兵於遼左逆酋久懷不軌輒肆鳴張我民卒爾無援望焉鼠竄名城屢墮帶礪幾危而爾能堅壁清野以待其來設伏制奇以壯我守朕遂從軍中拜爾以大中丞之任爾則分列屯障位置瓜牙剪羽翼於師

中俘孽黨於闕下朕益嘉乃績特晉少樞兼總列郡
爾又文武惟共攻守不測葦年而後三川以西擒斬
無遺穴巢盡洗遊魂假息務令株草之不畱怒氣先
聲定知角首之恐後頓使火耕水耨還安井舍之常
劔閣石門仍覩河山之繡茲授爾階爲通議大夫錫
之誥命於戲兩浙多奇膚勲時奏六龍返正則于少
保定帷幄之謀九廟震驚則孫忠烈奪強藩之魄迨
文成之勘定極變化於鬼神今五月渡瀘孰作西南
之長子 矢策正需鎖鑰之偉人未克收功亦識

朕嘗使相之意益圖善後寧忘爾安社稷之勲爾其

欽哉

天啟三年兵部左侍郎總督三省誥命

制曰粵稽先朝以文臣樹功西南彛者有兩王爲靖遠

忠毅侯驥新建文成侯守仁忠毅平韋郎羅平麓川

思酋平緬平苗文成平田州蘇受平斷籐峽皆威讐

蠻方與定遠伏波等忠毅卽不擒阿台文成不俘濠

庶人厥功固鉅也水蘭始相齧後乃相犄角爲難半

壁騷然微我桓桓矯矯之臣不庭四起矣爾總督貴

州四川湖廣雲南廣西軍務兼督糧餉巡撫貴州湖

北湖南川東偏沅等處地方少保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朱燮元歷官中外頗同忠毅又文成之鄉人也自入仕版稱祥刑稱治平天下最稱造士作人以至四國於蕃積閱若層雲崇階猶陟阪矣蘭事初孽巴水流殷爾則攝邛棘之驃鋒引羌髻之鴉隊佛圖自破瀛壁非堅卽鄧艾裹氊以飛渡狄青張燈而斬關難以喻其神也比遊魂惴惴遁入鬼方水西千年苗裔驚悍在播酋上更非蘭比廓清之勲未盡酬而黔節再假不已於行朕甚念之况勦撫議猶築舍饋饗苦於量沙閔閔西顧未知所出而捷書又動明光矣勘蜀蜀寧綏黔黔救豈金版玉帛爾有秘授與抑愛拊將卒開布僚幕使溲勃盡爲倉扁用而搏櫪之材合成夏屋也方今熾於水蘭有若爾者

篤棊時二人朕且荷天休矣玉壘石屏之山鼎峙燕然且詔太史而書之茲用覃恩階爾爲光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昔衛公有壽邊之樓武侯作渡瀘之表想其巒烟箐雨燐火腥風耳目相接卽羽扇輕裘其負荷甚於重甲也維爾勞績爲予寶臣中興麟閣列

於方叔仲山甫烏得不以爾冠卽忠毅文成之賞予

何靳焉

崇正二年光祿大夫少保誥命

制曰朕聞萬邦爲憲吉甫壯文武之猷蠻荆來威方叔
樹顯允之烈必胸富於甲兵廼折衝於樽俎况功懋
攘安望重彝典七兵而擎天柱久著金版玉敔制
五藩以奠地維宜列雲臺烟閣者乎咨爾總督貴州
四川湖廣雲南廣西軍務兼督糧餉巡撫貴州湖北
湖南川東偏沅等處地方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尙
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朱燮元爲時舟楫作國寶鏞
閱歷於中外盤錯之間積閱若岡嶽雲霄之上當其
攝邛夔以撻金伐鼓舞劉琨夜半之鷄迫其引羌髻
而摧瑕搗虛厲李愬雪宵之鎧遂使瞿塘劔水盡化
鯨浪爲安瀾然而殘孽餘魂猶負虎隅以伏莽念茲
長城之半壁孰赴孰桓資爾共服於六師旣閒旣佶
爰拜渡瀘之表旋披方畧之圖投袂興戎發不俟於
終日簡卒蒐乘謀必豫於未陰殲其魁赦其從熊羆
皆爲賈勇貳而執服而舍鴟鴞悉懷好音數部之壁
壘聿新五省之金湯永奠捷書屢奏西陲夙重於股

肱膚功丕隆申權宜歸於繡衮畀晉春宮之秩銜兼
夏省之階屬者疆場多艱且以蒼生久注司馬再起
而孺女知名汾陽重來而回紇羅拜采薇之績旣最
圖麟之典宜新是用授爾階光祿大夫柱國錫之誥
命於戲備乃無患豈以安而忘危恩自生威宜用戢
以爲睦况狼兔之烟甫掃而鴻雁之澤未响昔南國
憩棠至於蔽芾勿剪卽東征破斧祝以赤鳥無歸名
流丹書功衛社稷以爾殿邦之伐紀在懋賞之勲爾
旣不愛髮膚室家以抒國庸朕何靳山川土田而酬

嘉貺欽哉崇正五年柱國少傅誥命

制曰誦定遠酒郡之言疑主恩或緩披營平金城之畧
嘉臣謀賈奇朕是以歷咨壯猷時眷元老九圍式廓
誰訂帶河之盟三錫惟蕃誓崇象嶽之戴拜申虎績
繪丙麟圖爾總督貴州四川湖廣雲南廣西軍務兼
督糧餉巡撫貴州湖北湖南川東偏沅等處地方少
師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朱燮元世綿友孝
邦憲文武禮樂兵刑具四時生心之化晉秦吳粵皆
萬里舉足之行歌舞宜民慧日慈雲夾轂公誠集士

威鸞蔚豹遊原風度沉凝表亦師德之上緯綸練密
年且趙昌之前童叟歡名華彛景德未可屢述述其
大者廼在初禡蘭妖而終淨安孽也有時輸攻墨守
合併而疑鬼疑神有時李縱程巖劑調而潛天潛地
玩弄股掌之握斟酌齒牙之防既若淮蔡決機功成
雪霽又如崑崙露穎捷奏酒酣窟狡百年犯不戢自
焚之戒甌寧半壁入善建不拔之盤爾且荆棘閱躬
相隰原而碁分堅雉薪樵沛澤籌甸衛而鐸振荒獯
彼一畫宋疆貽譏玉斧卽五尺漢道徒侈銅標孰如

今茲漆齒含嘻朱眉解辯共興冠裳於匝地再舞千
羽於光天也哉豈秘傳黃石之書屢折衝而於邁抑
鋒淬青霜之寶紛築舍而不撓昔彰裴晉之專征長
我群帥今隆郭汾之特授震彼大荒懋賞尙延闢疆
未盡所報勞褒遊閱殊席少陳厥儀茲以六年閱成
特進左柱國少師光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赤白遄
飛鼓鞞憂朕丹青炳列鍾鼎待人蓋仔國亢家社稷
之靈長與共况梯山塹海齋壇之輩峙方新既已革
面遐陬所望拂塵中土一移戈舉武之易爲發縱運

何是
何是
何是

為公稱
公之聖
公之德

掌之餘李衛公七十而破土蕃未嘗辭老文潞公八十而平軍國僉曰有人勿謂無官可酬是惟子之有

踐近則奇章金器遠亦江漢土田崇正八年特進左柱國少師誥命

大學士文定申公諱時曰天子念吳澤國壤賦力征當

天下半詔簡良二千石以往於是越州山陰朱侯實

始莅吳侯起明經試棘署所職城旦鬼薪平反訊鞫

疑未涉民事乃侯於民事甚習若駕輕就熟無弗練

者侯故世家祖憲使公以清德重海內侯繩武少貴

疑其亢不能下人乃遂遂善下若江海之王百谷也

吳人則相慶以為得賢使君越三年政通人和聲猷

藉甚治平為天下第一臺使者以最聞吳人則又咨

咨依戀懼侯一日遷去而奪之怙也於是鄉之縉紳

先生群然造予而徵詞予少時則聞長老言當國家

熙泰江南為樂土郡太守聽訟多暇號稱易理乃予

向所覩記質之所聞殊悖戾不然何哉嘗試考之異

時年穀屢豐垂白之叟不見兵革罔疎而民富俗醇

而訟簡吏於土者無烹鮮束濕之憂感頰鞅掌之嘆

故曰易比者稽天赤地踵接為災民始有菜色矣自

海上中倭。所在爲壁壘。材官蹶張。荷戈攝弓。而仰芻粟。頃數有征發。旣絀於東。又疲於西。齎送各有率。始騷然煩費矣。逋賦如山。庾藏如洗。而嚴督之令如織。非藝之征。無名之稅。紛沓四出。幾於竭澤矣。奇民俠子。相構煽爲姦。圍奪閭右。講張變幻。不可勝詰。獄訟滋煩矣。猖狂恣睢之習。起於閭閻。漸於黷序。公扞文網。而弁髦法紀。風俗之刻敝極矣。上有必不能遵之令。下有不可窮之力。人情有不能盡厭之欲。風俗有不可挽之機。竭蹶而起。前卻而慮。糾纏迫趨。而經營其間。爲之守者。不亦難乎。乃侯自其下車。迄於報政。不立條教。不厲聲色。無偵諜之寄。擊搏之用。而郡事犁然。咸就於理。吏奉法而民安業。堂皇左右。繫息一迹。而效奔走。肅如也。田野阡陌之間。汗邪甌婁。其獲自倍。嚶嚶如也。四封之內。萑苻不驚。謐如也。邱井室廬。無橫索之虞。追呼之擾。忻忻如也。聽斷明允。幪巾扉屨。咸自以不寬。廩廩如也。勞者解。什者起。頽廢者畢飭。不嚴而化。不怒而威。前守之所爲。感頽鞅掌。而不寧其位者。侯蓋恢恢乎遊刃而有餘也。則修何術。

而臻此。蓋侯清嚴之操，出以和平。愷悌之懷，持以端
慤。不以凌厲矯亢爲節，不以銜霍矜詡爲名。而涵容
茹納，汪汪乎不可涯涘。又有非淺中狹量之所敢望
者。夫萬斛之艦，其飄如蔽天之雲。故可以犯風濤，觸
蛟蜃而不懼。千霄之木，絜之百圍。其蔭十頃，故可以
當清廟明堂之任。以侯之軼才宏度，蓋優於天下。而
於一郡乎，何有哉。昔在漢時，黃次公、薛顛君皆以治
行高第爲天子所褒顯。比其大用，功名皆損於治郡
時。何則。噐誠有極也。侯之治郡，則旣追踪黃薛矣。而
以彼其噐，異日者入爲公卿，展采敷猷於廟堂之上，
其功名赫奕可紀。當必不損於治吳時。無惑也。予不
以今之奏最多，侯之績而特以侯之噐。十異日之建
豎。故爲叙論如此。遂以侯贈。蘇州考績序

又曰：國家棊布州邑，率統之郡。郡必選良二千石，置輔
設參以共理之。所以計安元元，幸海內甚渥。而吾蘇
襟帶江海，隸輦轂下。於東南諸郡爲最鉅。其政事最
繁劇，而設官最詳。環四封以水爲國，耰耨錢鏹之氓，
沾塗胼胝以給租稅。則勸農與水利重。自島壘內訌

而瀕海皆置戍卒。余皇組練。壁壘相望。闐闐之間。抉關胙篋之群。隨撲隨起。則防外備內之責重。大農之粟。少府之錢。歲歲轉輸甲都。鱗次繼屬。而督逋之檄。猶旁午於道。則徵輸重。俗尙囂訐。姦獍曹起。而蔽善良。小大之獄。微曖變幻。不可究詰。則刑獄重。蓋丞倅以下。咸有分職。而守以一人。綱紀而統領之。持斧憑熊之使。日臨其上。銅墨之吏。承望於下。曹使伍伯。眈眈窺伺於旁。而垂紳側弁。襜褕之倫。以耳目口吻隨其後。嘻。何難也。自非才猷德量。身兼數器。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越州山陰朱侯。起進士。筮仕大理。以詳慎明允。冠其列。不數年。擢守吾蘇。蓋當災沴頻仍。逋債填委。公私殫感之時。而侯一以求人瘼。寬物力爲急。權稅詔下。人情惶惶。侯爲之焦心。緩頰柔輯。用事者使無爲暴。令布而民不擾。計曹符下。郡縣徵督遠近。債逋嚴厲絞切。至不能沾升斗。而侯宛轉調劑。次第趣辦。而民不知病。平日坐堂皇。治文書。出應賓客。呼兩造立庭中。不移時。片語立決。各厭其意。左右環視。脅息無所關其口。州邑之民。戴之若父母。而吏畏

之如神明。蓋侯在事三年，歲比小稔，民獲有朝夕，關
無晏起，吏無夜呼，無藪窟之姦，無儲胥之警，其所平
反，民是以不寃。如其始佐棘時，至其引大體，持挈綱，
要不動聲色，而犁然咸當於理，則予所覩記罕有如
侯之德量者。故侯治行爲東南諸郡冠冕，昔人所難
侯之所易，詎不稱甚盛哉！是歲庚子，侯以最績聞，考
功氏當按令甲以請天子，且錫璽書，褒寵循吏，而侯
之同官貳守張君、別駕曹君、常君、司理朱君輩來徵
予詞，且曰：吾輩以職事相砥，程能自效，實皆稟成於
僚長，惟僚長實董訓而孚翼之，以故百廢具興，粗有
所建豎，若輪轅軫，蓋合而成車；祝敵笙鏞，比而成樂。
疇專其能，則執御與工師之能也。乃予亦聞侯處僚
采間，旣以羔羊素絲爲之表率，而又抉去畛域，洞示
底裏，以真誠和易相聯屬，頽而不苛，直而不亢，爲而
不有，其出入必偕，疑事必相質，噓吸爲一氣，指使爲
一心，宜諸君感服之深，而稱頌之無間也。在昔唐虞
元愷，岳牧同寅，協恭濟濟，相讓以成，熙載亮工之美，
千古以爲綦隆。而在漢時，所稱潁川、渤海、南陽之政，

以循良賜金贈秩入爲公卿者亦皆以忠厚相與禮讓相先無凌厲矯抗之容牢籠鉤距之術故所在而治所去見思至今談者願爲執鞭而不可得由是言之侯非直以才猷勝也乃其德量則匹美前修度越流俗異時推擢爲公卿寅恭相讓於廟堂之上者必侯也夫予故叙侯之大者以復於諸君其他善政不能殫述則有采風之使在

蘇州考績序

方伯清漳林公諱宰曰大司馬制臺朱公既定錦城之

變仗鉞行間犁庭拓土有成勞矣藩屬宰乃請軍中

朱公屬
行乃故也
公極有真

前後奏記書檄彙而梓之公曰社稷之福也上之武也將士之效命也臣何力之有嗟乎公之功寧可縷指哉神皇帝數十年來德化洽乎寰海威靈振於忽荒曾是蟣蝨小醜有衡命而全者天奪蘭魄世濟其兇忘豬播之殷鑒借戍遼爲釁端獸駭渝城烏團會省於時爲今上紀元公以左轄入覲甫登車變聞直指薛公推公權軍務而督撫軍符乃在賊中且承平久軍政悉廢壞器具資儲墉堞斥堠一無可恃賊以必死之勢衝我腹心視成都不啻口中蝨公形孤而

氣○猛○內○機○警○而○外○鎮○靜○堅○壁○清○野○晝○夜○捍○禦○者○百○日○
竟○以○完○城○走○賊○聞○既○天○子○晉○公○大○司○馬○賜○劍○推○轂○公○
乃○移○師○壓○境○躬○履○箚○莽○宣○忠○義○以○作○士○氣○明○賞○罰○以○
激○人○心○千○年○瘴○厲○籍○爲○縣○鄙○牢○永○釜○魚○漏○刃○晷○刻○破○
怒○螳○鋌○鹿○之○心○壯○玉○壘○金○纏○之○氣○於○都○盛○哉○盖○天○眷○
盛○明○故○叠○生○名○碩○以○舒○西○顧○之○憂○播○孽○挑○禍○則○李○公○
彰○其○武○蘭○豎○覓○死○則○朱○公○揚○其○威○訐○謨○雄○畧○照○耀○後○
先○均○足○以○勒○鼎○彝○而○誓○山○河○矣○相○提○而○論○則○功○無○軒○
輊○而○勢○有○難○易○盖○播○之○罪○止○於○逆○我○顏○行○戕○我○偏○裨○
猶○萬○一○冀○撫○而○我○亦○得○以○撫○緩○之○而○徐○爲○計○茲○者○賊○
知○不○赦○而○決○於○一○逞○我○且○負○戶○而○汲○守○陴○而○臨○如○猛○
獸○突○起○搏○噬○壯○士○亦○爲○失○措○此○其○難○在○應○卒○播○之○役○
非○不○借○彘○攻○彘○要○皆○輯○之○邊○徼○介○以○我○軍○權○形○情○而○
驅○策○之○未○始○與○共○患○難○入○堂○奧○也○茲○且○聚○醴○裘○於○孤○
懸○之○一○城○董○卜○瓦○寺○水○西○諸○番○俱○難○以○言○語○通○詎○可○
以○漢○法○馴○好○令○之○則○驅○狐○以○擊○兔○也○嚴○督○之○將○拒○虎○
以○進○狼○也○此○其○難○在○駕○馭○播○雖○橫○尙○不○敢○踰○綦○江○一○
步○吾○閭○左○皆○兵○露○積○皆○餉○也○茲○且○高○躍○狂○齧○破○殘○全○

蜀之半氣息未屬而欲起痲痲以荷戈剗瘡肉以飽士能乎此其難在內先耗征播時海內晏然無事合七省全力以制夜郎死命老謀宿將雨驟雲屯武騎材官星流電掃用稍不足取諸鄰帑如寄茲且外絀於遼內騷於魯黔中又告變甚急形分肘露而蜀且顧影楞腹以待之不幾枯魚乎此其難在外相掣四者集事之大患也而竟以底績蓋公善用窘而貴持重成筭在我不爭目睫敵雖跳梁躑躅終不出吾殼中假令公從容而衡播不又事半功倍也哉抑更有難於此者夫逆濠之變新建以便道殄巨憝誠爲千古奇伐然以專制則撫臣也以便宜則有兼敕也人臣急難何處不勉公初以藩宣攝督撫匆匆焉印版空拳以當駭機遙而陳萬里懼以意外疑迫而令三軍懼以局外玩嗟乎當此時凡公所爲極難矣自非仁足以懷明足以懾庶足以容忠足以感指授方畧動中機宜足以訕群謀而得死力敷陳利害根極情狀會文切理洞若指掌足以符廟筭而當宸衷胡以得自展布之爲愉快耶方公初任事時宰待罪臬司

日屬橐鞬以與公周旋一切號令徵發之旁午皆所
目擊及公晉秩討賊宰又忝公前官總財賦以佐公
酌取一切權宜調濟之艱難又皆所親承故知公之
所以成功者甚悉夫新建之學術不可見而見之韜
畧新建之韜畧不可見而見之奏記書檄公亦宜然
蓋公非以書爲兵而以兵爲書以書爲兵跡豈履以
兵爲書影卽燈奏記書檄誠不足以盡公而舍是亦
何以見公哉猶記賊渡裨木江傲報日數十至人人
莫自必其命公徐曰賊來耶吾正患其不來宰請其
故公曰賊若據重慶之險以一軍塞瞿塘而掎角叙
瀘勦之誠爲費手今孤軍深入此成擒耳及圍城久
莫不幾幸解嚴公曰野掠已盡賊走矣吾正恨其走
宰又請其故公曰賊頓塞城下勢如觸藩儻得二三
兵使者以偏師扼其歸路而乘懈感之賊可立盡夫
來而殲諸原與往而竊諸穴孰逸凡此者偃息譚笑
玩賊股掌外若示無恐以鎮人心而實切中兵機卽
畱侯借箸衛公抵掌何以過是則公神宇之吞吐妙
運之操縱詎可測識乎哉是書也梓者非特張九重

之撻伐。標元老之勲庸已也。事之始末具存。民之勞費備見。藺之沿革可考。將采芑之章。謀國者勗焉。小東之嗟。牧人者念焉。黃表之占。生杞之歌。保爵土保首領者。惕焉。於以洪敷聲教。而享泰寧之福。於無窮。詎不休哉。

督蜀疏草序

學使三原來公

諱復

曰大司馬恒嶽朱公。既定錦官之

變。復仗鉞臨戎。次第掃平。藺土掠極古不臣之地。闢爲郡邑。越明年。以成功告於天子。諸藩臬屬吏侍公久。始終與公同患難。與帷籌。悉知公苦心狀。請軍中

前後奏記書檄彙而壽諸梓。公曰。上之武也。社稷之靈也。師武臣之用命也。臣實無功。烏用是灾梨覆瓿者爲。嗟乎。公之功。詎奏記書檄之所能悉哉。疽之作也。蘊隆於腠理。徐而蒸於脉。發於音。見於面。審虛實。察表裏。而輕重治之。雖患在腹心。中醫可以奏效。突發而不及知。知而不及備。瞪目束手。雖患在肢體。倉公越人。且望而走矣。蜀之變。因募兵而起。說者謂患在四肢。然非中醫之能瘳也。藺酋發難於渝城。爲今上改元之十一月。公方以輯瑞戒行。報至。公策曰。賊

據我門戶必窺我堂與。且晚且薄。成都如燹。去城誰
與守。遂解裝從便宜。署撫院事。誓衆登陴。屬某等畫
四門守焉。時承平久。鎗兵賣劍。長鈎勁弩。干楯矢石。
諸捍衛具。一無所有。堯鞮韎韐之士。大袖長紳。都雅
不任革。搜藩帑。僅八千金。城中人有謂其必不可守
者。賊連破四十一州縣。飛翰而來。所過如拉朽。其視
成都。儿上肉耳。公戒勿與戰。一意堅壁。老之。夙夜厲
氣。巡城修戰守具。飛檄召諸郡縣士。司兵爲援。聞出
偏師擾賊。無不克捷。公又策曰。我師雖成。然彼衆我
寡。僅可禦賊。未能走賊也。密遣間諜。構賊腹心。爲應
遂大戰於城南。賊營中火起。痛哭踉蹌以遁。乘勝盡
恢四十一州縣。天子嘉公功。晉開府。賜尚方劍。得專
征伐。公乃秉鉞臨戎。剪樊龍於渝。驅逆寅父子於瀘。
密構賊之股肱腹心。若而人。以爲用。逾歲。舉藺土。蕩
平之。大都得間諜力。蓋變起倉卒之間。兵不暇練。糧
不及籌。隨機設策。出人息表。以收成功於都盛哉。明
興無得志中國之苗蠻。有發輒剪。李司馬之於播。王
文成之於粵。今其奏記書檄具在。而先後勢殊。二公

席前盛之餘。呼兵兵應。呼餉餉應。智謀之士。廉勇之將。投袂而從者。照暎史冊。而今一切烏有。夸考其運籌決策。機發於九天之上。神運於眉睫之間。三君子苦心先後一揆。而禍發在先。籌兵料餉在後。肺擊神枯。收功於萬不可幾之日。則易人所難。公之神識。不可以常情測矣。蓋公莅蜀久。德澤翔洽。人心者深。奔駭散亂之衆。一呼輒集。是爲善用。潰閭左。蓋藏什九。爲賊所掠。流離瑣尾之際。猶竭力供億。饑軍餒卒。啣草根樹皮。殆盡弗諱。且怒是爲善用。貧公威信素孚。蠻貊石柱。高陽董卜。諸司之兵。應檄卽至。驅之如孝子。順孫。雖賊之肺腑姻婭。悲狐兔。倚唇齒者。得單詞片語。輒屏息不敢動。是爲善用。葵公至誠惻怛。可格豚魚。間諜所入。輒深信不疑。如羅乾象。張令韓袍等。先皆爲賊出死力。抗我顏行者。檄諭之。輒俛首歸降。縛賊妻。擒僞將相。以戲卽妻子。爲賊所戮。受禍甚慘。亦漠然不顧。是爲善用。間夫用間。用奇。用正。審虛實。察表裏之方也。至用潰用貧。則犯兵家所忌。而卒以收功。舉庸醫瞪目束手之症。瘳之如反掌。斯奇之奇。

已由斯以譚當奏記草檄時出於機應於卒止憑一
片血腸上告天子中諭僚屬下通侏儻異類一以誠
感以神運公且不自知其所以然而謂言語文字足
以盡公也哉朝廷今不惜元圭秬鬯加公以文成之
賞公之功方將勒鼎彝照竹帛垂千萬祀不朽是集
也將采芑之章謀國者勗焉小東之嗟牧人者念焉
黃裳之占生杞之歌保爵土首領者惕焉匪沾沾爲
公苦心也督蜀疏草序

侍御如星梁公諱炳曰易有之既濟之九三未濟之九

四皆以伐鬼方爲義九三既濟持守戒動象曰三年
克之憊也有思患預防意焉九四未濟興衰撥亂象
曰三年有賞於大國厲凶危之途辨物居方爲四裔
守焉鬼方卽今黔地易取類於鬼方已盡治黔之義
漢營平控制諸羌曰兵勢國家大事當爲後法迺其
自居多筭不過分屯要害繕鄉亭浚溝渠人二十畷
益積畜省大費而已屯田十策威德並行不欲驚擾
罕拜使生他變而坐得必勝之道向使營平與辛武
賢同日而計利害寧不以朞月之望罷哉諸苗土司

盤據黔中。剽殺成性。奸民鄉道沸騰。八載少傅朱公。以大司馬蒞黔任。未踰歲。巨憝伏誅。旣勦。乃撫於是。疆理險夸。增築城堡。樓廡亭障。火藥器械。罔不備具。已復相視原隰。教民墾藝。曩所苦豕突鴟張。旣有以制其出沒。今之流離萋楚。用是奠安。無他虞。與營平拊循衆羌。前後一轍。真大有造於黔已。余奉命察黔。遵敕善後。凡山川廣陘。城垣巍麗。閱歷幾徧。每不勝聚米借筋之思。輒謂昔之黔。在申罪致討。以撻伐嚴。內外之防。今之黔。惟整綱飭紀。足兵足食。以利蒸民。聿底安攘之烈。使凡守茲土者。循公成憲。無事更張。永永奉行弗墮。將久安長治。萬世實嘉賴之。南人其不復叛哉。公刻修繕誌成。揮筆爲引。復問序于予。云。閒暇修備。聊以塞疆場之責。事成宜有紀載。庶不辜各將吏之効力。余愧不文。僭爲續貂。公之引曰。願諸將毋忘內莊。士民毋忘在圍。余續之曰。余願與諸公毋以旣濟忘未濟。大猶是經。想此衣襖同心。或亦誌所不盡載也。繕修紀載序

給諫卧子陳公

諱子龍

曰奢。曾以梟雄之姿。憑藉土地。窺

伺國釁奮戈重臣席捲千里有吞噬益州之志公無
寸兵一卒之任徒手而角之遂全名城復州邑躡鹵
穴申天誅比功麓川播州侈矣天啟之季政在闔寺
公紀功之章不歸重閭闔以此失侯偉哉其後再定
黔難鎮撫西南安氏納土此尤彰彰者也夫自漢以
來通道西南彝者疲所恃以事無用故王者之道叛
則誅之服則舍之不貪其土不臣其民也公不爲功
名之計力抗郡縣之議有嘉折首不窮兵威因俗制
宜分疆裂土使弱而易制垂永久利忠臣之節可爲
萬世法矣易曰師貞丈人吉公其庶幾哉

傳贊

姚江念魯邵君

諱廷采

曰余於恒岳朱公傳而嘆明世非

無才大抵壞於文法議論耳當藺變初起文法不及
擊肘議論不及牽制以故才無小大咸得展布郭象
儀推官也首用三譚兵摧賊鋒後死於楊愈懋之信
牒范祖文鄒蔚然諸生也於俘囚中陰結降將志存
本朝胡平表判官也能縋城發秦氏兵又調和文武
士司使軍政不亂薛來衍大理知府子也道阻不能
歸以二千人破奢寅周鼎兵數萬宋世第貢士也識

龔萬祿於稠人中。推立爲將。使守建武。其他周著林宰閔夢得李仙品鄭朝棟劉可訓皆有大功者。至若指揮馮世修。旣死不殊。復與郡人金富廉等起兵。上東道徐如珂自吳門來。聞變不避。直走墊江。擊賊。並卓犖樹古人奇行。公倉卒器用盡。其才節何舉。世嘆乏才。黔蜀之間。顧多才若此哉。以其時知人任使之識。休休有容之量。雖出於公。而公獨當危事。無齟齬公者。公於是始得措旒耳。在易之萃物相遇而後聚。諸人之遇公。當亦一方貞元之會也。及危寧傾定。乃以龍場地界群起相牙。仍受文法議論之牽掣。由斯以觀。縱有薦公當三邊本兵之任。公豈得一展所爲哉。公之不爵於熹宗。宜也不爵於莊烈之世。遇而不遇也。其遇則西南之福。其遇而不遇則天下之不幸。非公之不幸也。易曰師貞丈人吉。又曰勞謙君子有終。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公當之無愧矣。

傳論

山篇可傳

學使霖蒼谷公

諱應泰

曰天啟中奢崇明以猓獠種據重

慶安邦彥以水西酋反貴州。蓋苗俗叛服不常。乃其

天性而兩家者又倚爲唇齒時通姻婭所謂同功一體之人也乃謀亂之初則奢先而安繼窮追之日則奢敗而安亡覆轍相尋合若符契小醜墜宗於人何尤焉以余觀奢崇明陰鷲有謀其子寅招納亡命一舉而全蜀震動剽銳莫當宜非邦彥所敢望也然而邦彥之師尙堪持久而崇明之衆旋即挫衄又往往降於水西投於安部者則以安之地大而力盛也奢曾竊發止蜀道一隅而安曾轉戰西通巴夔南壓滇黔又合烏雷安南諸部落綿亘長驅動搖數省此之不戢真江楚之深憂也以故恢蕩之功亦以平安爲首平奢次之平奢者秦良玉之夜襲兩河杜文煥之佛圖奪壘盧元卿之紅崖積仗其功不可泯也平安者王三善之奮斬十萬秦衍祚侯良柱之夜拔三寨張雲鵬之八路進兵許成名之三方深入其功更不可泯也乃崇明邦彥同時陣殲奢寅淫橫內自相圖既平五洞叛猺又開清平四衛新設亭障增置游徼者凡一千六百餘里雖漢之樓船十道西通冉駝其盛不能及也然其時發縱指示出奇無窮多出於督

臣朱燮元之方畧論者以固守成都蕩滅群妖招降安位爲燮元功不世出而不知善後撫綏分裂其地使南人不復反者皆燮元之長筭也善乎燮元之疏曰今分水西之壤授諸渠長及有功漢臣咸俾世守蓋地大者跋扈之資而勢弱者保世之策也昔主父偃令宗室得分王子弟而藩服益削則知衆建土司而少其力者其真馭遠之良規歟

明史記事本末論

贊曰奢安之亂竊發於蜀蔓延於黔勞師者幾十載燮元戡之以兵威因俗制宜開屯設衛不亟亟焉郡縣其

地以蹈三善之覆轍而西南由茲永寧庶幾可方趙

營平之制羌韋南康之鎮蜀者歟

明史贊乾隆八年續增

太史武貞余公

諱煌

曰大司馬恒嶽朱公今年十月七

十壽矣公仗鉞總督滇黔蜀諸省路幕府萬里外其

宗人謀祝焉而郵辭於公公伯兄饒州公方懸車歸

仲兒封史公夢跼鞞鞞獨公以鎮撫在黔中兄弟子

姪不得稱觴交賀公兄弟謀丐於余且以公室無親

侍止仲子膝下耳別駕君恕軒等曰君盍善爲辭以

娛余兄余笑而應曰君無兒女子公也方藺酋之初

發難也。公以左轄輯瑞矣。夫蜂蠱起於懷袖，壯夫變色。况賊以豺狼之雄，不數日掃屬邑如洗，以十餘萬衆闖成都。公弛擔攝中丞事，誓以身滅賊。賊之攻成都者，麋至蟻集。公與當事者匝百日，幾於睢陽之守。賊殲以遁，不敢復窺。覲卒馘蘭酋父子之首，潛其居而郡縣其地。嗟乎！方公抗賊時，城無一現兵，道路斷絕，千里不烟火。公徒以忠義憤發，激動士氓。又且外竊內宄，百漏穿穴。公何所恃而不恐？彼其時豈意有期頤之年，公孤之秩，河山之誓哉！夫精誠至而鬼神避，其銳竭忠貞股肱之力，而天地日月合其德。險阻艱難之備，嘗存其萬有一生之身，以摧陷廓清，奠西南於覆盂也。初，逆酋突咋，屈指墮會城。且蘭夜郎，駝焚皆震蜀人，易動而難靜。水西烏撒諸酋，陽順陰逆，磨牙吮血，賊群矢曰：「不三日破成都，請唾我面。」圍攻之具如雲梯土山，旱船層竿，皆古昔善攻者所未有。公百日夜不交睫，簡練死士，突門與賊大小百餘戰，斬賊萬級，四十一州縣墮而盡復。嚮使公有兒女子，心輯瑞登車叱馭去耳。公去則成都且三日破，如賊

謀賊踞蜀爲根本。順流以下。豈止黔楚中禍哉。夫胥靡登高不懼耳。公貴在岳牧。使少有身命之慮。曰守不假噐。庖人不治庖也。夫何去就之不得。王臣蹇蹇。匪躬之故。破巢覆卵。義不旋踵。劍及於門。車及於市。蓋自藺事以來。十有五年矣。藺亡而水西繼。滇黔蜀楚粵西。東西奔命。無虛日。公以隻身。應如左右射。蹈之。最之。鞵之。掇之。乳之。翼之。箚林谿峒。咸就戎索。雖天以明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無思不服。然公一歸。而狐擘豕突。幾不可收拾。蓋公以身爲西南安危者。十五年於茲矣。史氏曰。我國朝五等爵。草昧以降。文臣封者五人耳。武功復辟。卒墮諛口。威寧紅鹽池諸捷。不下衛霍。而比奄所譏。旋就削剝。興濟貲郎。舌籠北庭。天子返轅。其智可取。靖遠麓川。貂蟬由兜鍪得。然思酋小醜。耗師糜餉。兩煩禡。燾功不蔽也。五人之中。與公本末同。可公伯仲者。其王文成乎。宸濠初發。難戕中丞。兵使渝川之變。同也。宸濠廣布姦細。白頭造謀。與永寧蛇虎伏莽。同也。文成以贛撫舉義。捕反。公以左轄署中丞事。白板討賊。同也。文成靖變後。以

思田亂再起。竟刳大藤爲萬世之利。公飲至策勲。以水西事再授廷鉞。同也。有不同者。報功之典。未逮捕反耳。當新建時。王恭襄楊文忠輩持之。力然文成。岌岌亦幾不自保。且年止中壽。血亂呱呱也。今公旣勝。文成以其大年與其子孫之蕃碩矣。若夫疇爵邑。割土苴茅。需論定耳。不終異也。此余不佞所亟趨公宗人。遙和勿以兒女子眷眷公也。抑聞之先正。謂浙有三。大功。臣國家有事。則浙生一人。如岐扁。以一藥療一疾。夫且得公而四矣。今天下東西騷動。秦晉楚豫。半流寇。有如天子置西南彝。念大司馬久露處蠻彝中。令西南俱揃割爲郡縣。其歸輔余一人。夫堯雖賢。得禹而九州寧。微大司馬誰先之者。詩不云乎。顯允方叔。蠻荆來威。使公一旦居禁密。或司馬之席。叩餘智。足以了之。寧至脊脊若此。文成之於江右也。以一藥療之。而瀝其餘滓。永綏桂粵。今公挾岐扁之術。不令之攻辟癘之患。揆竒咳之變。僅以西南委公。自他人視之。以爲禽獮大敵。公曰。小試爾。卽欲俾公永保。釐西南。今天下事。不更有棘於西南者乎。而終以此。

勞公乎。初公爲粵臬。投劾歸里居者十餘年。分節洮岷。循資蜀轄。人以常人相遇也。卽公在蜀。蜀人咤之曰。此兼有諸葛忠武。韋南康。張忠定。諸先民學識。天下未盡信。而一旦爲西南夸大難。定大功。知人固不易哉。當事者今動稱乏才。如公之功。建名立。盡其才而用之足矣。而奈何兢兢使不忘瞻顧。蓋功名之際。自古難之矣。憶公初平蜀時。人人以爲功不世出也。公歸而黔難生。後事者敗。復詔起公。知遇至矣。乃一水西也。勦與撫異。一蘭俘也。黔與蜀異。無勝齊之讓。

而有平吳之爭。此方欲禽縱以示服。彼復欲寢處以爲功。公一憑之以虛。畏口不言功。至其確然持者。如泰山喬嶽。兀不可動。乃今竟何如也。若公者。古所云社稷之臣。而非功名之臣也。周文公之言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蓋大臣之壽。以國壽者也。左右震業。格於皇天。則在吾君與相之事矣。公猶子宮贊茂如日。且以使節歸。茲余所論次公者。大畧爾。其深且微者。俟宮贊盡之。并言近日內外人心之望。公衮繡者可乎。壽序。

侍御人天馮公

諱晉卿

曰嗚呼先生其一代之名臣耶我

思古人以勛伐垂竹帛者多矣未有識量福德四媿
咸聚如先生也先生震世功名徧濡於秦隴吳粵之
間而黔蜀爲大從今追論如廷尉金雞婁江瑞翮五
嶺之化雨旣沛南海因以無波三輔之狼烟一肅函
關從而西莫此先生初瞰蔗境逢人飲腹者也惟巴
獠之匪茹因乘民不知兵之時壘卵芙蓉城其不下
者三版爾鎮百日之風鶴鞏會壁於群靡之塲使傾
衆符堅胆落於淝水之捷先生之識之功於茲大著
張許雀鼠無成先生志全矣櫓槍一落西南以寧我
疆初戢中山書起天子不惑於三至士大夫不直其
流言卒使元老壯猷維藩宗周先生亦深引自厚不
爲動容此非忠義植於天性而識量福德有以濟之
乎凡心有憾則不安嗚呼先生何憾

一片土經

二十年之磨洗而日見荆棘若潢池赤子時漫漫於
秦楚吳豫之間且越劍閣而西矣橫帶何人致此大
瘵先生之禦西人也可縱可擒可叛可服隨蜎宮之
蟻鬪一掌撲之而有餘至於身騎箕尾氣作河山我

思古人鮮或儷之也先生識似張乖崖而沉毅過之
量似韓稚圭而惇大過之福似郭令公而儉素過之
德似司馬君實而開爽又過之論其鞠躬盡瘁死而
後已可以俯對忠武侯矣嗚呼先生何憾晉卿西鄙
駑流目迷几席自登賢書執弟子禮者十八年頃以
持斧遐服復進履於棨戟之下幸資教言賴以寡過
先生且重畧其瑕遇以國士嗚呼士爲知己用耳今
先生棄我去生死骨肉之情吾將安寄貴山則碧富
水則清有鶴歸來皜乎其色存耶沒耶哲人何在仰
天長號不知涕之潛然也

祭文

戢山先生曰宗周幸以鄉前輩奉恒嶽朱公也而公自
辭學憲家居日久足跡未嘗入城府無由一奉顏色
接其緒論居恒心儀公廉靜長者未必盡了天下事
旣而公起隴西歷蜀右左轄擢巡撫總督控制西南
所至平大難策大勲始知公之才識有大過人者當
祖宗全盛時聲靈震聳四彝猶不能終安南之局至
麓川之役糜敝天下十年僅博中國一大縣而當事
者倖封侯之賞至今有遺議焉以公而觀竟何如者

又曰跡公前後條奏真得古王者馭彘之策動可以
爲後世憲當群議沸騰貪功喜事之輩後先接踵疊
惑朝論致天子不難鑄公一官謝蜀黔而公卒一力
擔當不以利害毀譽動其心決國家長久計儻公智
不及此爲西南宿禍本中國之憂自此方大國事豈
待有今日此余所謂度越前人者也邇者中外交訌
海內用兵幾三十年欲求公一戰一墨守一勦一撫
不可得當是時惜不及進用公竟委之西南一局以
老然猶幸專制西南使縣官得并力中原以有今日
而公之以一身用舍係天下安危抑豈其微哉豈其
微哉然公居恒一味韜藏謹繩墨絕無岸異於人識
者以是愈窺公微蓋嘗尙論公沉毅如魏公忠誠如
汾陽練達如文饒廉正如孝肅而將畧大類趙營平
爲本朝經濟名臣冠冕終愧予知公之晚也

墓誌畧

先少師公事實散見諸書

世衛

以其不能彙爲一也

於是採其要者合爲一編存之家乘使後世子孫獲

見少師公大畧已而得明史所載公傳其叙公事頗

悉於守城復永搗藺及撫定水西善後事宜亦最備

然其間傳聞不無少異議論不無少偏當日之時勢

情形少師公之老謀持重圖難濟勝委曲之深心或

亦有未盡識者

世衛

何敢不畧爲明之謹詳其說於

後史言朝議錄公守城功加公兵部侍郎總督四川

湖廣陝西軍務而以楊述中總督貴州雲南共辦奢

安二賊。然兩督撫分閩治軍。川貴不相應。意蓋指王三善事也。按公拜命總督時在天啟癸亥二月。公方與奢寅父子戰於江門。長寧瀘納間。貴州巡撫王三善亦禦安邦彥於鴨池。陸廣等路各戰。一方相距千有餘里。雖鞭之長。固不能相及也。及公復永寧。搗古藺。進兵龍場壩。而王三善亦直入大方。方約公於甲子正月初三日共攻火勺。三善攻火勺之南。公攻火勺之北。公已發兵深入。候黔師至而齊發。及期而三善竟以餉不繼。自大方遽返貴陽。爲降苗陳其愚所誘。遂死獮鬼之手。公待至二月初五日。杳無聲息。乃旋師。三善之被害也。謂貴州總督楊述中餉不繼。可也。謂三善不宜自陷於險。亦可也。若以之責川師。不相應。川師固無不應也。特不能越數百里之賊巢。而拯三善倉猝不可知之變耳。恐不宜責之川師者也。又言貴州總督蔡復一失事。亦以川師不協助之故。按蔡復一於乙丑正月進師陸廣。是時川將李維新出赤水衛。林兆鼎出遵義。張令出龍場。各戰於沙溪。岩孔。層臺。養馬司等處。不協助者。果如是乎。蜀分兵

三道而深入賊地。戰皆大捷。黔則專任陸廣一路。而初與賊交。卽望風靡。是黔人之失事。恐亦黔人之不善戰。而非蜀人之罪也。又言蜀中兵十六萬。土漢各半。漢兵不任戰。而土兵驕淫。不肯盡力。成都圍解。不卽取重慶。重慶復。不卽搗永寧。及永寧。蘭州。並下賊。失巢穴。又縱使遠竄。大抵土官利養。寇官軍效之。故賊得展轉爲計。按蜀中有兵十六萬五千時。在復永。搗蘭之日。前此固未嘗有也。及蘭州定。而楚餉不至。汰去十一萬五千。是蜀止兵五萬人。也。謂土兵不盡力。若石柱。秦良玉。秦翼明。亦未嘗不盡力也。謂漢兵不任戰。若李仙品。徐如珂。王世仁。閔夢得。李維新之軍。亦未嘗不善戰也。成都圍解。不一月而復。四十州縣。不三月而復。叙南。復重慶。復江安。三瀘。恢復內地。畧盡。亦不可謂之不速也。至永蘭之平。視內地稍緩。緣前四川總督張我續。盡撤諸將兵。而總兵楊愈懋。遂以無援。覆軍於江門。公俟兵餉稍集。然後進師。故入永之期。去復瀘之日。已閱九月。此其失亦在我續。官軍無與也。且永蘭何地。削平。正未易言。而謂可以

歲月計乎。至咎川師之縱賊遠竄。此其間正有甚難者。蓋古蘭險塞。內連龍場客仲等壩。既與水西相唇齒。窟穴頗深。而寅尤雄狡善戰。復善走。我兵又不足當蠻兵十分之一。逐之去而不使訖突於內地。已難矣。謂必合其群。盡殲之。使無遺種。談何容易也。土官卽利養寇。官軍胡爲而效之。况蘭賊凶殘。縱之適足以自害。養寇恐亦非土官意也。又言奢寅父子方窘甚。公因蜀已無賊。遂不窮追。而割蘭州膏腴之地。隸永寧衛。又以其餘分爲四十八屯。給降將有功者。使守其土。蜀中遂靖。而邦彥益張甚。按賊父子逃入水西之時。固亦未嘗不窘也。但所居皆懸崖峭壁。深阻絕險之地。窮追正難。若竟舍之而趨大方。又恐彼之乘我於後。公於是經理蘭地。且耕且戰。而購降苗圖寅。及寅誅。而邦彥之勢已孤。蘭固而水西之吭且扼。後之三方進兵。而自永蘭始者。正公此日之處置得宜也。是公之靖蜀。正所以靖黔。非置邦彥於不問也。又以邦彥崇明之死。實川中諸將功。而黔將爭之。公頗助黔將。似有不足於公者。不知永寧桃紅壩之戰。蜀

將固當先矣。黔將亦未嘗不衝賊之右也。辟之捕鹿，蜀人角之。黔人掎之。謂角之者之能得鹿信矣。而不得謂得鹿之無與於掎之者也。况邦彥實死於紅土川。是時川將無一人在者。而公安得不一言乎。又言公所撫水西土目復叛。已竟破滅之意。亦以公之撫爲未盡者。不知水西可撫。當日之時勢。尤不得不撫。土目之叛。非土目意也。蜀人構之。旋復自悔而就戎索矣。亦非竟破滅之也。然則王三善之敗也。非蜀坐視也。變起倉卒。中隔賊巢。呼吸難通也。蔡復一之失事也。非蜀不協應也。黔帥恇懦。見敵輒奔也。蘭賊之使遠竄也。非養寇也。高山密箐。萬徑千岐。狡兔窟深。未易猝圖也。公之經營蘭地也。非忘黔也。永蘭定而賊之吭背。扼自此復。畢節而收大方。勢若建瓴也。公之撫水西而不勦也。非宥賊也。首惡已誅。脅從罔治。審乎勢。酌乎時。而不欲以有用之兵力。恣此無益之殺戮也。蓋公之勞心而焦思者。亦遠矣。非當日同事諸人之所知。而謂今之人所得而測識哉。世衛去少師公已三世。事非目見。然而公之章奏書檄。尙存祖

與父之遺言具在知之最詳而聞之最熟故敢畧爲
辯正并附錄於事實之後以示子孫云爾曾孫 世衛
百拜謹識

明世多能多經濟名臣而最著者則劉文
成公于忠肅公王文成公也時稱為浙三
異人至末世則又有朱恒叔公其人品直
接與三公埒經濟之才亦同而朱公與
文成同為越產又可異矣閩郡志為吸然

想望云

同治己巳三月得此於味德堂沈氏少師 功業為明季
之冠顧既卒而贈謚闕如有名知莊契之不競而當日
翰論之菲錯謗：百世於止也 國翰修明史時多東林
復社後人秉筆其間均凡於常時不甚增黨局者多致
數辭即鉅名惠大率從刊落少師本傳又出於拙手
得此編略：辨之少師心迹可自稍明也 有漢贈謚或白
襄毅或白忠宣全謝山辨之火不能詳也 未



卷之三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including a large seal impression on the right side.

Large stylized characters, possibly a watermark or a large seal, spanning across the gutter.

Small square seal impression at the bottom center, containing characters in seal script.

